

沈亚作品集



异神昊月无涯

可笑的是，猫魔人爱上了她这个魔女！
啊——此情此爱该如何善了……

29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Z 247.57-57

82073

11229

异神昊月无涯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亚作品集、台湾沈亚著·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1.12

ISBN7-104-01156-0

I. 沈… II. 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62245 号

图字:01—2001—2902 号

沈亚作品集: 异神昊月天涯 沈亚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ISBN7-104-01156-0/I·472 全套 38 册 定价:372.40 元

本册:9.80 元

作者简介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，1959年10月6日生辰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，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，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若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，一种是以《狩猎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。《斑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魔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，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，是否如作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君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，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，而沈亚作品的读者面而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，更深刻。

楔 子

事情究竟是如何开始、如何结束的，他并不十分了解，战斗离去与来临之时一样突然。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战争并不像他所想像地那样可怕，因为他没有感到恐惧、没有痛楚，只有轻飘飘的渺茫感。

他抬头望着黑色的天空，那深沉的黑暗像是他永远也见不到日出一样。

某种像是小河流过的声音从他身上发出来，他知道自己就快要死了，而那并不会让他觉得害怕。

当他看到父亲、大哥惨死的一瞬间，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，只是不由得担心起远在家乡的母亲……谁会告诉她这件事呢？他们能不能详细地描述这一夜？她同时失去生命中最挚爱的三个男人，起码有知道事情发生经过的权利。但是有谁能说呢？大家都死了……

他们都有心理准备，知道这次的战役将会伤亡惨重，只是谁也没想到会是如此全面性的败亡。

谁也没想到结果竟会是彻底毁灭……

· 异神昊月无涯 ·

力量从他身上一点一滴地消逝，躺在那里，他安静地等待着死神到来。

他太累了。用得不想思考、没力气去想像死后的世界，反正他很快就可以看到了。

突然，一双微凉颤抖的手抱住他，鼻尖闻到一股甜甜的香气，他看到一个少女抱住自己，很快地往树林的方面奔逃。女孩子冰凉的气息很奇怪，带着一股微甜的清凉香气，但是他还是察觉那与一般人大不相同……少女的身上没有温暖。

她是谁？为什么要救他？他无法开口，只能睁着眼努力想看清楚来人的面貌。从他的角度他仅能看到少女的侧脸，那肌肤带着冷冷的雪白色，小巧的鼻梁——几道细长的伤口自她的领际一直延伸到下巴的地方。

他蹙起眉，是谁那么残忍？竟然在这样一张好看的脸上留下如此不堪的伤痕？少女的眼里明白地写着恐惧与惊慌，她奔跑得如此急促……他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她心脏所发出来的巨大声响。

他很想告诉她不必这么着急，反正他已经是半个死人，早一点死、或者晚一点死，其实并没有差别。

狼嚎的声音隐隐约约，狼群很快地接近他们。

少女奔跑得更加急促了，她努力抱住他受伤的身体不停地往森林深处逃逸，只是以她的速度，怎么也无法摆脱狼群的追逐；不久之后，不但他要死，连少女也无

法逃过狼口！

少女惊恐的眸子不停地在他眼前闪动。他挣扎着想
要她放弃自己，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突然——

一阵剧烈的撞击！少女的身体不知道撞上了什么，
猛烈的撞击来得如此突然，快得让他无法呼吸。

只是一瞬间，那剧痛的碰撞让他眼前一黑，霎时天
旋地转起来……

末日，原来便是这种感觉。

再度睁开眼睛，他们已经离开森林，躲在奇异的黑
暗之中，只是这次的黑暗不一样……那是温暖的，带着
一点潮湿，他甚至可以闻到食物的香气。

有一盏很微弱、很微弱的灯光，他喘息地挪动身
体，转向光源来处，他看到救他的少女。

只看一眼，他已经知道她并不是普通人；那是他的
宿敌——魔族的女人。

真是极尽讽刺！他的父兄死于魔族之手，而他竟然
被一个魔族的女人给救了！他想跳起来，想要拔出长剑
杀了她，但是他看到她的眼神——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痛
楚、心碎与绝望。

少女缓缓地转头看着他，那双清澈的眼里透露着无
助与无奈，好半晌她才缓缓开口：“我叫莉莉——呵
……”突然，她想起什么似的惨惨一笑：“不，我不叫

· 异神昊月无涯 ·

莉莉，我应该叫无涯。你呢？”

父亲说过，魔族与人沟通时使用一种奇异的语言，可以让人类了解他们的意思；眼前的少女显然是个初生的魔族，因为她所说的话他并不明白，只是看她的表情，他知道她正在介绍她自己；而他忿忿地别开眼，拒绝与她对谈。

“你讨厌我……”她涩涩惨笑，声音破碎不堪：“当然，我是魔鬼，谁都应该讨厌我，害怕我……”

他闭上眼睛，不让自己的不忍破坏了他的决心。她是魔鬼！正是她这样的人，冷血地杀害了他的父兄。父亲过去曾一再告诫他们，魔族女子拥有惊人的美貌，他们会用许多伎俩诱惑猎魔人，眼前的这一切不正与父亲所说的一模一样？

但是少女却不再开口。他偷偷地回头，恍惚中似乎看到了少女脸颊上那两行清泪……

魔鬼会哭吗？或者那也是诱惑的伎俩之一？

他没有气力再去思考，高热令他陷入恐怖的梦境之中……

他仿佛又回到那个霎时发生的战场上，血腥味飘散在空气里……那是他族人的血，那是他父兄的血！

狄奥图坦那张狞笑的面孔一次又一次在他的眼前漂浮，他不断地高声呼叫、不断痛恨地诅咒——总有一天！总有一天他会杀光这些可恨的魔鬼！总有一天他会

· 异神冥月无涯 ·

再回来，总会有那么一天！

垂死挣扎的时光里，那双冰凉的手一直没有离开他。他听见自己哭了、听见自己的诅咒；少女那双像天空一样明亮的眼前也在他眼前……

魔鬼！他听到自己恶毒地咒骂。

不知道究竟经过多久，高热终于离开他，死神舍他而去。

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，自己已经身在不知名的港口，身上有一张航往东方的船票——那年他十二岁。

少女清秀的容颜一直在他的心里，那双湛蓝色、天空一样的眸子也在他心里。许多年以后，他终于知道少女真正的名字，她叫无涯。

无涯——一个诅咒。

一个在他生命中再也无法抛开的爱情诅咒！

第一章

风雪肆虐的夜晚，狂风吹过光秃秃的树梢发出凄厉的呼啸声；漆黑的冷夜笼罩大地，教天地无色。

破旧小屋内烛光摇曳，淡黄色的光影在屋内投下暖意，满屋子快乐的笑声令人不由得唇角也要泛起欣喜笑容。一个小小的女孩笑得犹如阳光般灿烂，她坐在老旧桌前，那双黑白分明、灵动的大眼睛渴切地望着前方；那里正有一个她期盼多时的礼物。

她得到了她一直想要的华丽娃娃，桌上那有着金色发丝、穿着华丽的娃娃看起来多么动人！孩子心满意足地笑着，不停珍爱地用小手抚摸娃娃白瓷一般的面孔。孩子的母亲穿着暖和的大衣，原本悲戚的面容如今泛着欣喜的红光，睽违已久的笑容再度出现在她的脸上。

她忙碌地将礼物——端上桌面。一只肚子里塞满了食物烤成金黄色的火鸡、一个精巧的蛋糕和一瓶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能得到的美酒。

忙碌之余，她总是不自觉地轻轻用粗糙的手颤抖地

碰碰自己身上的大衣，以确定这并不是一场梦，但这梦境一般的幸运是多么地难得啊！

她忙得团团转，而她身边的小男孩同样也兴奋地跟着她莫名地旋转。男孩的身上穿着全新的衣裤，想像不到的合适，仿佛存心为他订制似的合身；他快乐地挥舞着双手，在屋里投下晃动的阴影。

“好啦！大家快坐好。”孩子们的母亲带着笑意说道：“这是一份上天恩赐的礼物，我们得好好祈祷感谢上天才可以。”

小女孩、小男孩和病重多时的孩子们的父亲，各自在桌前坐下。

孩子们的母亲眼光扫过自己的家人。

她那惊悸的丈夫穿着暖和的大衣，他喝下了她所带回来的药之后，脸色竟然奇迹似的好了许多，现在他正微笑地注视着自己，眼光里仍充满与多年前无异的爱意。

她心爱的小女儿眼里只有美丽的瓷娃娃，她那泛着渴望光芒的眼神多么明亮，泛着苹果色的双颊多么动人；在她的眼里，女儿真比娃娃更加美丽啊！

而她一直担心会过不了这个冬天的小儿子现在看起来多么快乐，虽然他仍然是那么地瘦弱，但是她知道他不会有事的，她有钱了，明天她便可以到镇上去为他买许多营养的食品，她甚至有能力的他买一条他想要好久

· 异神吴月无涯 ·

的小狗了。

她坐在桌前低下头，双手虔诚地交握在一起，全心全意感谢赐给她幸运的老天。

“神啊！感谢您对我们一家人的恩赐……”

窗外冷风凄凄，漆黑的树影之中站着一个人。

她站在屋外，凄冷的幽暗之中只有寒凉的空气……

神？在哪里？

抬起头看看没有星光的夜空，千百年来在古默默无语的苍天；耳中听到屋中所传出的虔诚祈祷——她不禁苦笑！

这世界有神吗？如果真的有，谁来告诉她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神？如果真的有，她一定要问她：为什么？为什么给她这样的命运？为什么对她开如此残酷的玩笑？

多年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在晚，只是那夜并没有欢笑。大雪纷飞中她听着弟妹们悲修的哭泣声，母亲空洞的眼神默默地注视着她，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弟弟妹妹们可爱的脸孔泛着铁青，他们的哭声愈来愈微弱；而母亲枯槁的身形摇摇欲坠……

十八年前——

好冷的夜。

她细小的手紧紧地抓着小包袱，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喊出来。母亲打开门，外面凄冷的雪花飞进屋里吹熄了他们仅剩的烛光；弟妹哭得更厉害了，哭声里有着深

深的恐惧……

她听到母亲喃喃地安慰他们，听到母亲说：再忍一忍，妈妈现在就带姊姊出去找东西吃，很快就会回来了。”

弟弟妹妹依旧不停地哭着，他们已经听过太多类似的谎言，这次他们再也无法相信这样的话了。

她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可是声音却梗在喉间无法发出，她想上前紧紧拥抱他们，而泪水却充盈她干涩的眼眶，模糊了她的视线……

这次不是谎言啊！多希望她可以快乐地这样告诉他们，只是她却做不到……

她只能默默无语地走出大门，迎面而来的风雪立刻冰冻了她所有思想。她身上那破旧的大衣并不能阻挡风雪侵袭，她的牙齿不断地上下打颤；冷风吹在脸上有如刀子划过一般疼痛。

她几乎睁不开眼睛，隐约中知道母亲冰冷的手紧紧地握住她，她诧异地发觉母亲那粗糙得有如石头一样的手竟然没有半点温度！

妈妈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妈妈，你的心也与我一样冰冷吗？她在心里哭泣着问，但是没有人给她回答。她的母亲没有；上天也没有。

她蹒跚地走在雪地里，没有言语、也没有注视对方。那段路无比的艰辛漫长，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走过

一生一世；她觉得她们已经走到世界尽头……而那雪仍然没有停。

穿过村落后方，漆黑的大山矗立在村落后方的不远处。

风雪愈来愈大，她举步维艰，顶着狂啸的风雪，每走一步都是折磨。妈妈的手坚定地握住她，几乎是拖着她往前走；母亲生病已经很长一段时间，只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拥有了那么大的力量。

她们走进漆黑的山里，没有火把指引，前方也没有任何指标，但是她们对自己未来的路非常清晰。

那栋矗立在山间的城堡就是她们的目标。

她努力抬头，往城堡的路依然是那么地漆黑恐怖。

小时候他们总是一大群孩子走到这条路上测试胆量，大人们都说城堡里有可怕的鬼怪，孩子们自然深信不疑，记忆中那兴奋的尖叫声似乎又回到耳畔。即使在阳光灿烂的午后，这条路仍然是阴冷的，两边高耸入天的大树遮蔽了光线，这条路上甚至连村落中惯有的鸟叫虫鸣也特别稀少。

村里流传着：城堡里住着前任领主悲惨的灵魂，他被他的妻子与爱将所杀，此后他那痛苦的灵魂便日日夜夜在城堡中游荡，寻找爱妻与仇人。领主的爱妻与仇人都死了，听说他们的灵魂每年都会回到这座城堡，不停地重复杀人与死亡的过程。恐怖传说增添了城堡的神秘

感，村人们传说历历，每每有人经过这里总会将过去的传说再度温习一遍；而每次温习，传说恐怖的程度总会再加深一次——一直到新的领主到来，城堡里再度燃起灯光为止。

某天，几辆全黑的豪华马车驶进了村落中，马车上皇室的徽章耀目地闪烁在村民议论纷纷的眼前。她站在路口好奇地注视着那些马车，想像着马车里有些什么样的人？

他们说那是新的领主。其中一辆马车掀开了全黑的布帘，一双冷冽的眼神扫过全村的村民——那是新领主狄奥图坦侯爵。

那双眼的最后落到了她的身上，她不由得感到呼吸困难；那种极度冷冽的感觉自脚底直窜上她的脑门……

前方母亲的脚步突然停了，她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之中，冷不妨踉跄地撞上去，抬头一看，巨大的城堡已经在眼前。

仿佛早已预知她们的到来似的，城堡的门开着，里面金黄色的灯光照耀在雪地上泛着耀眼的光芒。城堡的大门口站着沉默严肃的城堡总管亚伯罕。

“妈妈……”她慌慌张张地看着母亲没有表情的侧脸。“妈妈？”

她的母亲终于回过头来，原本柔和的眼里此刻营进了泪水，她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轻轻地拍拍她的手，

然后默默地往城堡的方向走上前去。

风雪冰冷了她的眼，她感觉不到任何寒冷，她甚至木然得不知道要发抖。她只是像尊雕像一样站在那里，看着母亲摇摇晃晃地走到城堡前，佝偻的身子在风雪中摇摇欲坠地走到亚伯罕面前。

母亲的背影看起来是那么渺小，而亚伯罕一身黑衣的形象却又那么清晰；在这没有颜色的世界里，亚伯罕的黑衣遮掩了母亲灰暗的形象。

她看到母亲从亚伯罕手中接过一个篮子，她看到母亲千恩万谢地向亚伯罕点头鞠躬，然后她看到母亲再度摇摇晃晃地往回走。

母亲提过篮子，蹒跚地转身走了几步，走到她的面前时母亲停了下来，张开口似乎想说什么；踌躇半晌，终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母亲带下一直带在手上的铜戒，默默地牵起她的手，将黯淡的黄铜戒指戴在她的手上。

母亲抬起头，两行泪水在风雪中凝成冰；母亲咬着唇，悲惨无助地碰碰她没有温度的脸。

母亲的手好冷……

她开口想喊她，可是声音也在风雪中凝成冰块；她想拥抱她，可是她的身体不听使唤。

母亲终于咬咬牙，狠心地转过身往无垠的雪地中奔去。

妈妈……她错愕地在心里狂喊。妈妈！别丢下我啊！妈妈……

风雪继续呼啸，她喘息地看着母亲的背影愈来愈远、血液缓缓凝结，泪水终于哗地落了下来！妈妈……

她举步，努力想往来时的方向走去，雪已经掩盖到了她的膝盖。她无能为力地陷在雪地中，全世界都凝成冰、结成冻；母亲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之中，从此两个世界再也不能交会。

夜，更暗了。那是一种无法驱走的黑暗，浓稠得像是一张带着邪恶魔力的大网，紧紧地网住她，教她不能叫喊、不能呼吸！

她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手，那只晦暗的铜戒是她仅有的热量！

“走吧。”

她猛然抬头，亚伯罕那双深灰色的眸子冷冷地注视着她；他黑色的靴子踏在雪地上，竟然没有留下痕迹。

“主人正在等你。”

黑色的城堡矗立在极端的黑夜之中。她恐惧地看着那城堡，恐惧地发现自己真的只剩一个人了，直到现在她才终于确切地知道，母亲已经离她而去。

她亲爱的妈妈、弟弟和妹妹都已经离开她的生命——她终于真正的孤独了。